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張文環的文學世界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2-090-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陳翠英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14 日

(二)、中文摘要

筆者以〈哀樂山林—張文環小說中的自然書寫及其人生觀照〉為探討重點，以張文環數部對自然山林著墨尤多的作品為基礎，一方面延續探究張作山林世界中，“人”與“自然”相親相得的淳樸境界。另一方面，由於山林有其開放性，難以迴避對外的互動與交流，庶民長養其中，自也面臨時代變遷、生命流播的問題。綜論報告內容涵括以下數個面向：一、田園之歌、山林樂章：張文環多篇以嘉義梅仔坑為寫述背景的作品，幾乎信手拈來盡是充滿蓬勃生機、單純素樸的動植世界，置身其中，人類與之互通聲息，甚至就是其中的一部份。二、成長溫床、無盡寶藏：另一方面山林也為俯仰其間的子民提供豐沛的生命資源。三、權力空間—城鄉之比、戰爭夢魘：山林終究不是封閉的世外桃源，張文環的原鄉關懷，往往以城市經驗為參照對象，寫出城鄉兩端之間的顧盼游移，展現多重的心靈視野，作品中因此無可迴避地觸及時代問題。有關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戰火的衝擊洗禮，乃至時代腳步的更迭逡巡等，作品每每彰顯異族政權統治之下，生民流離徬徨的生存焦慮。伴隨空間的轉換，身份、階級、權力、族群乃至國家認同的問題形成多重的生命糾葛。四、女性悲情及自主意識：張文環作品中不乏探討女性生存經驗者，展現對女性細膩深刻的人道關懷。女性必須面對無常蒼天以及險峻命運，唱不完的無數悲歌。另一方面其筆下置身山林中的女性，卻也每每在父權社會以及無常命運的逼煎之下，展現出性別越界、情欲自主、自我實現等多樣的生命型態。

(三)、報告內容

(1)、前言以及研究目的：

筆者因為教學經驗及個人閱讀興趣所趨，除了以中國古典小說為主要研究範疇之外，研究方向亦兼及現代小說。而伴隨近年來台灣政治社會的變遷、文化視野的開展，浸潤現代文學領域之中每每令人思及文學與歷史、土地、乃至家國的相關課題，深感於學術研究與生命經驗的緊密聯繫。加以多年來關懷性別議題往往及於對弱勢族群的顧盼省思，凡此在在驅策筆者嘗試將研究的領域延伸及於一度備受冷落的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並於數年前勉力完成〈失落與重建—試論龍瑛宗《紅塵》的歷史記憶〉一文。該文曾倖獲國科會研究獎勵而容或有一得之見，然而回顧寫作歷程，其實更藉由歷史視野的開展，解答了自己對有關記憶、身份、族群等相關問題的困惑與迷思，書寫毋寧也是生命的一場洗禮與啟悟。對於此一小小的起步，筆者每每自期能在日後延續不輟，為個人研究方向拓展寬廣的徑路；更在未能忘情台灣文學之餘，繼續未竟的探討。而環顧當今的台灣文學研究，在多位前賢學者的筭路褴褛努力耕耘之下，無論是作品的翻譯出版、資料的蒐集整理乃至文本的詮釋解讀等方面皆有了豐富的成就，也為更進一層的研究奠定厚實的基礎。

然而慶幸台灣文學系所相繼成立、相關研究正蓬勃發展之際，筆者卻也不止一次聽聞另一種鄙薄台灣文學的聲音，說者或昧於閱讀經驗，或礙於意識型態，

或囿於門戶之見，每在成見障蔽之下質疑：台灣也有文學？或謂：台灣文學研究已經夠了等等，全然不能反思一己的盲點與傲慢。思及此類過往強勢文化所造成的優越心態，每每令人油然而生親近台灣文學、解讀台灣文學以洗刷其污名的迫切感與使命感。因此筆者在主客觀條件的考量之下，不揣淺陋，冀望在啟動跬步之後，能再度邁向台灣文學的遼闊天地，投注更深厚的生命動力以及學術熱忱；或不敢有達致千里之想，但殷切企盼能為這一片豐沃的文學園地略盡耕耘薪傳之力。

(2)、文獻探討：

關於張文環先生的相關研究，筆者初步考察約略涵括下列數個面向：

1. 生平傳記、作品總論及風格、藝術評述：

早期的前輩作家學者對張文環的介紹多以生平資料及作品概述為主，包括戰前、戰後活動記錄；或勾勒作品概略的輪廓，如葉石濤先生為《爬在地上的人》所作述要及剖析；以及黃得時、龍瑛宗、葉石濤的評介（根據柳書琴所編〈張文環研究文獻初編〉）。近年則陸續有學者對相關資料作進一步的補充，如撰寫作家小傳及編列作品年表（黃武忠、張建隆等）；並概述作品風貌藝術表現（野間信幸、陳萬益等）。

2. 單一作品及特定主題探討：

〈父之顏〉、〈交親的要求〉、《山茶花》、〈藝妲之家〉、〈論語與雞〉、〈闖雞〉、《滾地郎》（《爬在地上的人》），均有多篇專文論述。而女性議題的探討（津留信代、江寶釵、許惠政）、自然主題的揭現（江寶釵）、故鄉土地的關懷（津留信代、柳書琴）、民俗風情的剖析（游喚、汪寶釵）等，也在在呈現張文環作品的多元風貌。

3. 學位論文及其他：

如張光明、森相由美子、食野充宏、張文薰，皆以張文環其人其文為主題撰寫學位論文，森相由美子、食野充宏則以《山茶花》為研究主題；游勝冠、柳書琴則側重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在眾多的研究文獻之中，以柳書琴的相關論述最見完備。其博士論文有專章剖析張文環的旅日活動，檢視作家在歷史脈絡的生存經驗及定位；論文亦有針對張文環家屬的訪探，生動呈現作家的風範。而在《張文環全集》卷（八）《文獻集》中，柳先生更整理有關張文環研究的相關資料，為踵繼者提供利便而豐富的參考文獻。

綜觀有關張文環先生的生平史料、作品全集的整理出版，以及相關研究的踵事增華，毋寧為後繼的研究打開一座又一座的寶庫，召喚讀者作全面的探討及解讀。筆者期許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之上，能夠兼重研究的廣度及深度，探究張文環先生的文學及心靈世界，庶幾能從宏觀的角度，為日據時期作家見證他們應有的歷史定位。

(3)、研究方法：

(a). 資料蒐集及考察：

除了目前可見之中文資料，擬兼重日文資料及解讀，俾能對相關研究作一歷史的回顧及考察。

(b). 規劃研究進度:

就計畫重點擬定逐年預期完成之進度，針對規劃之議題循序漸進，俾能符合預定之研究目標。有鑑於台灣文學動輒被輕詆一事，筆者除了探討張作的內在義蘊，亦將著重從文學的角度解析文本，肯定張文環的文學成就。雖然學者曾指出其作品有結構鬆散、作風粗獷的傾向，然而根據筆者初步研讀的心得，張作其實不乏細緻婉約之筆，精到處亦動人心魄，令人低迴再三。尤以筆者數年前曾撰寫〈試析沈從文的兩性世界〉一文，對沈作亦略有涉獵；在閱讀張文環先生作品時，思及二人每有兩相彷彿之感，因此從比較的角度觀照張作，從而彰顯其文學成就，亦將是本計畫的研究方向。

(c). 作品解讀及理論之運用:

計畫針對下列議題撰寫論文:

第一年:

一、女性關懷:

張文環作品中不乏探討女性生存經驗者，有關此一議題將約略涵括：親情糾葛、婚姻困境、性別越界、情欲自主、自我實現等，藉由小說的文本分析、佐以其雜文論述，探究張文環對女性細膩深刻的人道關懷。

二、原鄉追尋:

張文環作品的原鄉主題，亦早為學者所揭現與關注。除了剖析其表現手法、藝術經營，筆者亦計畫就此一主題與沈從文的原鄉世界作一比較，探討兩位作家所表與土地自然相親相得的精神世界。

第二年:

三、階級與族群:

正如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中動輒以城鄉對比，張文環的原鄉追尋，其實也往往以城市經驗為參照對象，從而彰顯異族政權統治之下，生民流離徬徨的生存焦慮。伴隨空間的轉換，身份、階級、權力、族群乃至國家認同的問題形成多重的生命糾葛，在在令人深思。

四、主體性與現代性:

張文環豐沛的生命能量，藉由創作、編輯、結社，活躍在時代的舞台，益以旅日時期的左翼關懷，更展現多重的心靈視野，作品中因此無可迴避地觸及時代問題。有關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戰火的衝擊洗禮，乃至時代腳步的更迭逡巡等，皆屬探究重點。

(4)、結果與討論:

筆者以〈哀樂山林—張文環小說中的自然書寫及其人生觀照〉為探討重點，歸納閱讀所得摘要如下：

閱讀張文環小說，不能不被其中遍佈的山林意象深深吸引。在張文環以嘉義梅山為書寫藍圖的自然空間，禽鳥遊飛，花開且落，溪流低吟，一切自來相親，不僅處處動靜自得，天機盎然；這自然舞台也上演無數人生悲喜劇曲，流露作家

宏闊深遠的生命關懷。學者相關研究或從「自然」的形態析論單篇作品所富涵的義蘊(江寶釵 2000.9)；或側重鄉土世界的理想性、烏托邦寓託(陳建忠, 2002.7、2002.10)，業已揭現張文環作品的重要特質。

本計畫一方面在前賢的研究成果之上，以張文環數部對自然山林著墨尤多的作品為基礎(例如〈夜猿〉、〈地方生活〉、〈土地的香味〉、《山茶花》、《爬在地上的人》)，一方面延續探究張作山林世界中，“人”與“自然”相親相得的淳樸境界。此外，山林有其開放性，難以迴避對外的互動與交流，庶民長養其中，自也面臨時代變遷、生命流播的問題。綜論報告內容涵括以下數個面向：

一、田園之歌、山林樂章

張文環多篇以嘉義梅仔坑為寫述背景的作品，幾乎信手拈來盡是充滿蓬勃生機、單純素樸的動植世界，置身其中，人類與之互通聲息，甚至就是其中的一部份。例如「站在廚房後面，就會聽到山鳩飛來在竹叢裡啼鳴的聲音」、關心百物萬卉生長的消息，因此「去年的桃花看得明朗又悠閒，今年是要開花又不開花似的，令人焦急」、「外面是成熟的稻穗照著陽光，發出金黃色的亮光，青蟬由於熱氣太烈而忘我地鳴叫著。在這種地方拿酒杯享樂，人們都很快地陶然了，覺得天高皇帝遠。」。而阿錦和新婚夫婿回娘家，三個小時可以到達的路程竟花了四個小時，「是因為在路上密林中休息，在小溪流看紅澤蟹而著迷了的關係。」(以上分別見於《爬在地上的人》頁 31.33.61.63)。類此詩化的語言不僅洋溢美感，並且也展現「萬物與我為一」的和諧境界，甚至可以說，山林田園之趣被提昇到宗教情操般單純與豐富，例如〈地方生活〉，澤和父親在山林之中，雖然看到父親的白髮感慨無限，卻也感受到自然的親和洗禮：「李子林的小枝桠，能看得到早開的花，忽而發覺自耽於宗教性的氣氛，澤便停下步，吸進了從大自然的漏斗流過來的大氣，填滿了胸脯。晨陽像舞台的照明燈那樣，照著眼睛下的山峰。」(頁 15)。

二、成長溫床、無盡寶藏

另一方面山林也為俯仰其間的子民提供豐沛的生命資源。例如在〈土地的香味〉所提到的，清輝計畫開拓竹林製造竹紙，或者採伐竹林改種葡萄，「要把台灣變成比西班牙更好的葡萄酒名產地」(頁 118)。《爬在地上的人》，養子陳啟敏起初被送到養父母家中時，是脫離原先熟悉的山林世界，感覺「自己像被送進箱子裡一樣，不能自由自在跳來跳去是最大的缺點，像猴子關在籠子裡，非常懷念山林。」(頁 76)。在遭受養父母的冷漠對待之後，遁入山林世界，在這天然寶庫之中，藉著豐富物料免除饑窮之苦：「他知道山裡有甚麼值錢的東西，像金錢草是貴重的草藥，…做圈套捕捉竹雞，一隻可以賣出十錢。」(《爬在地上的人》頁 109)，山林也收容了自己孤獨受傷的靈魂。新年了，啟敏秀英阿蘭一家三人雖然「新衣也只有親子三個人互相看看欣賞而已，山裡的小屋誰也不會來」，但是「山雖然很閒靜，卻也有山本身的热情。竹林褪了顏色，雜木林的葉子都被霜風打落了。草木卻很有規矩地站立著，竹雞和畫眉也在啼鳴。」(《爬在地上的人》頁 250)，山林顯然沒有遺忘啟敏一家。《山茶花》中，也處處倡言「山裡的孩子真幸福」、「回到鄉下來，感到最好而快樂的，當然就是早晨的景色。…期待著即將

出現的太陽光維持忍耐下去的自然的努力，也會給人自然的力量吧？」(分別為頁28、頁134)〈夜猴子〉中，藉由阿民阿美兩位孩童兩小無猜嬉遊山林的景象，更是生動展現自然山林作為生命舞台的包容與宏闊。

誠如學者所論，這些特質反映了“自然”作為庶民的生活憑藉而自有其反映時代的普遍性(江寶釵 2000.9, 頁189)，〈夜猴子〉更細膩刻畫人與“自然”相生息、相遊偃的生命脈動(江寶釵 2000.9, 頁201-213)；山林提供庇護、抵抗敵對的種種力量，是一撫慰受傷靈魂的「幸福空間」(《空間詩學》頁55)。

三、權力空間—城鄉之比、戰爭夢魘：

然而山林終究不是封閉的世外桃源。張文環的原鄉關懷，往往以城市經驗為參照對象，寫出城鄉兩端之間的顧盼游移，例如《山茶花》之中，娟的母親不讓娟去旅行的原因竟然是「一旦看到都市裡繁華的景色，回鄉下來，會感到好悲傷啊。」(頁49)；或者認為都市令人覺得「一看就會在自己腦袋感覺那種文化性的飛躍」(頁139)而有歆羨之感。娟覺得「住在鄉村像陷入沼澤裡，要爬上來都很困難。」(頁197)，可是她也記起賢所說「生活在鄉村是一種恩惠」(頁198)。小說主要人物賢也曾動念選擇留在城市：「要進入中學，寧可在台北大商店找個店員之類的工作獨立起來，或許會得到幸福也說不定」，卻又思念起鄉下光景：「從買東西到風俗習慣，住在都市裡實在很麻煩。…賢對鄉下的年輕人，結婚場面都有快樂的印象。…想起那要趕牛出去的青年的聲音都很爽朗。事實上這是賢最嚮往的生活方式。」(頁115)。再如〈夜猴子〉中的石有諒，搬到山中一段時間之後，又渴望田到街上，因為感到難耐的寂寞。最後更因石在街上與向其貸款的店家起了衝突，妻子只得帶著兩個孩子從部落出發到街上，投入未知卻可能暗藏險惡的命運風波之中。

另一方面，張文環豐沛的生命能量，藉由創作、編輯、結社，活躍在時代的舞台，益以旅日時期的左翼色彩，更展現多重的心靈視野，作品中因此無可迴避地觸及時代問題。有關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戰火的衝擊洗禮，乃至時代腳步的更迭逡巡等，作品每每彰顯異族政權統治之下，生民流離徬徨的生存焦慮。伴隨空間的轉換，身份、階級、權力、族群乃至國家認同的問題形成多重的生命糾葛，在在令人深思。而時代變遷以及命運轉輪，彰顯山林有落後時代的一面，例如「鄉下消失了樸實性…鄉下人格外死板枯瘦」〈土地的香味〉(《張文環全集》卷三頁119)；戰爭陰影也步步進逼，「各地方有經濟警察被毆半死，或者某高等商業的學生，把教科書上的『支那』改寫『中國』，被憲兵發覺而打死的傳聞，像在暗中打落樹葉般傳過來。」「令人感覺世界末日是必然的啦」(《爬在地上的人》頁279)，生民面臨人生路程走上岔路的焦慮。《山茶花》中，賢即反思「自己所住的村子像似在飯碗裡，可是從台灣全體來看，也一樣是飯碗裡的情況」(頁244)，因此到後來也「就只有到東京去，才是必走的路。農場悠閒的生活已無法期待了。」(頁256)城市亦非山村的唯一參照點，誠如學者提出，此中蘊涵本土性現代性殖民性的認同危機(陳建忠，《文學台灣》44期頁290)，多數「善良的農民終究只有仰天嘆息而已」(《爬在地上的人》頁279)。

四、女性悲情及自主意識：

張文環作品中不乏探討女性生存經驗者，展現對女性細膩深刻的人道關懷。以山林為背景的作品，也多所彰顯傳統父權社會中女性是“油麻菜籽命”的宿命。例如《山茶花》中，錦雲身為長女卻無法接受教育；再如《爬在地上的人》中的養女秀英，被養兄強制性侵，與啟敏情好又被養父以殘暴的方式揭露私情；最後更是先因戰爭失去女婿、繼而丈夫啟敏悲慟過度猝然撒手人寰，獨留秀英帶著幼子阿將，彷彿被拋入無間地獄。《山茶花》是結束在賢自東京去信給娟，意在勸娟答應家中所提婚事，因為他自己是無法給娟幸福的。如此男性可以在出走後拋開愛侶，獨留女性徒將青春埋葬在山村之中。〈夜猴子〉中，元孀、順孝孀也必須在山林中或幫家務或拚命做事，女性必須面對無常蒼天以及險峻命運，唱不完的無數悲歌。

然而正如張文環代表作之一〈閩雞〉裡的月里，在丈夫阿勇成為抽離靈魂的病軀，而父兄無情、母親不能作主之後，自己在親情糾葛、生命困境之中逼顯出女性的堅韌與自主，其筆下置身山林中的女性，同樣展現出性別越界、情欲自主、自我實現等多樣的生命型態。例如《爬在地上的人》的王明通之妻阿媛，在丈夫無能擔當家計之時，雖然也慨嘆「好像在好多無用的男人世界，女人都要為了男人而損失」（頁 155），然而她仍規畫開雜貨店，自己申請煙酒牌照，「充滿魄力有自信渡過生活」（頁 172）。而作為其養女的秀英，雖然人生坎坷多舛，但是選擇嫁給啟敏之後，憑其毅力智慧夫妻攜手共築家園，撫育兒女，同樣展現台灣女性的沈潛鬥志與堅強的生命力。

（四）、參考文獻

- 壹·《張文環全集》八卷，陳萬益主編 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2002
- 《小說集·中短篇》卷(一)~(三)
- 《小說集·長篇》卷(四)~(五)
- 《隨筆集》卷(六)~(七)
- 《文獻集》卷(八)
- 《張文環集》 台北：前衛出版社 1991
- 《張文環資料輯》 陳萬益、柳書琴、許維育等編輯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 貳·專著
-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臺北：文史哲，1989
-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臺北：允晨，1996
- 陳芳明《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
- 陳萬益《于無聲處聽驚雷—台灣文學論集》《南台灣文學(二)—台南市作家作品集》(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
- 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1995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1991
- 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前衛，1996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7
-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1979
-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2003
參·學位論文
- 丁鳳珍，《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成功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96.7
-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
清華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 2001.7
- 游勝冠，《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文化抗爭》
清華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 2000.6
- 肆·單篇論文
- 江寶釵，〈張文環《閩雞》中的民俗與性別意識〉，《中國學術年刊》第二十一期，2000.3
- 江寶釵，〈從臺灣日據時期小說中「自然」的三種形態看張文環《夜猿》的殊異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七期，2000.9
- 張恆豪，〈張文環的思想與精神〉，《台灣文藝》81期，1983.3
- 許惠玫，〈張文環小說的女性形象分析〉，《台灣文藝》166.167期，1999.1
- 游 喚，〈張文環小說《閩雞》裡的台灣文化典故〉，《明道文藝》198期，1992.9
- 野間信幸著，涂翠花譯，〈張文環的文學活動及其特色〉
《台灣文藝》130期，1992.5
- 津留信代作，陳千武譯，〈張文環作品裡的女性觀(上)——日本舊殖民地下的台灣〉
《文學台灣》13期，1995.1
- 津留信代作，陳千武譯，〈張文環作品裡的女性觀(下)——日本舊殖民地下的台灣〉
《文學台灣》14期，1995.4
- 津留信代作，陳千武譯，〈張文環作品〉《夜猴子》的意義〉
《文學台灣》18期，1996.4
- 陳建忠，〈鄉土即救贖：沈從文與張文環鄉土小說中的烏托邦寓意〉(上)(下)
《文學台灣》第43、44期，2002.7、2002.10。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雖然由原先規畫的兩年進度縮短為一年，因而預期進行的比較主題——與沈從文小說世界的比較——亦暫付闕如，惟筆者亦已獲致初步閱讀心得，日後當在此一現有基礎之上作後續的研究，期能為張文環先生及相關日據時代作家作更深入周延的省察，為台灣文學領域開闢更廣遠的批評視野，確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俾使台灣文學的傳承永續源源生機。